雨 声

姜 华

窗外的雨声，让这个秋天彻底安静
下来。站在窗前，我听到
雨的脚步依次走过花圃、房顶
瓦片，门前梧桐叶子和屋檐下花草
在玻璃上流泪。最后一声
长叹，跌入微凉的人间

窗外竹林的颤抖令人恍惚。那些雨
从房前跑到房后，大声吆喝着
把屋外孩子们唤回来。一会儿又拍着
巴掌，又哭又笑，像一阵风钻进
厨房。后来，她们开始模仿
母亲在夜晚孤独的啜泣声

雨来时，整个世界一片昏暗
像当年父亲远行，杂乱而有秩序
融入老屋巨大阴影里，我仿佛
把前世经历又推演了一次，身上
冷汗让我战栗不已。这时有一只手
突然伸出来抓我衣领，把忧伤
抛给一朵浮上脚面的莲花

我爱这尘世忽明忽暗的冷暖
犹如深爱着时光收藏的古旧之物

秋天，与一个词语亲近（组诗）

陕南瘦竹

秋天，与一个词语亲近

枫叶长成类似心的形状
同我的心跳彼此照印
在冷寂的树林
它们像热烈的火焰
与我眉目传情
在气温发出的危险信号里
我的步履有些犹豫
唯有这一树树
飒爽的红枫
每一个丫枝
都挂满温暖的词语
在风中远远地向我招手，靠近
如同我多年未见面的姐妹兄弟
默默呼唤着
亲情的团聚

路遇桂香

几场赶集似的秋雨
令暑热一路走低
气温变得陡峭
初晴的阳光少了厚重
多了单薄
桂树抢抓时令
馥郁的芬芳
推开了金秋的门窗
它们在人行道上
向路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浑身的花香
俘获了呼吸的顺畅
沉醉的思绪
让人迷惑
夜空中繁星闪烁的景象
与白昼交相辉映

与柿树相握

秋风将我疲惫的身影
折叠成低垂的暮色
添加的长袖与秋裤
穿上了家人贴心的叮嘱
陌生的旅途
撞上了秋天的萧瑟
便有一种漂泊的意味
而街道两旁的柿树
挂满火红的小灯笼
倾诉事事顺心的欢喜
它们与我握手大笑，寒暄
像是久别重逢
他乡遇故知
凄冷的街头
瞬间融化成一团活气

欢喜玉米

行走在渭北乡村
黄土高原上的秋天
丰满惊艳
大车小车堆积的玉米
在家家户户的场院停靠
这些饱满清香的玉米
它们热情拥挤
把欢喜高度集中
金灿灿的笑容
显露出季节的吉祥
成熟的玉米
无论伫立或者酣睡
都让劳动者的内心充实
涌动无限风光
在农业的典籍中
玉米给予我们的慰藉
同小麦、水稻一样
平分秋色
大雾遮盖了村庄
行进的路径
一碗玉米盛满的乡音
让奔赴的远方
灯火亮堂

纸上的秋天（外二首）

明晓东

满山的树木都在变
仿佛一个独自出走的少年
离开许多年后再回到原点
那条连接世界的小路还在
哗啦啦淌过的溪水还在
矮墙边的篱笆还在　只是
许多熟悉的人　已经不在了
只是少年的内心　已不再是
当年的单纯　秋天的山峦
早已变得斑驳陆离
此时　我在秋天的村路上行走
就像此生走过的每一段行程
无暇顾及天空和路边
已经枯败的草木　来不及记住
遇见的每一个人　那么现在
我要把秋天写在纸上
用我拙劣的文字　让它永恒
让一生每一个片段　都刻进
内心深处的墓碑　用最后的余温
照亮身后每一株草木

深　秋

一阵比一阵更紧的秋雨
像一个追着时间奔跑的孩童
狂乱的脚步　踏碎天空的疼痛
高处的草木泪流不止
天空为谁恸哭　一场雨
冲垮了时间的堤坝　所有的风景
在秋天　被潮湿淹没
是谁　在阳光凋敝的瞬间
把内心打开　路灯在雨中沉默
只是一眨眼　夏天像一页书翻过
我不得不对自己说声对不起
这么多年　自己与自己的对峙
也该放下了　我要原谅时间
原谅秋天　原谅这无休无止的雨
原谅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行人
在雨雾天晴的早晨　和自己握手相庆
看叶子慢慢变黄　看自己的内心
一点一点变得无比宽阔

月　光

萤火虫提着小小的灯笼
像一队在深夜里奔波的武士
把内心淡淡的火焰点燃
在微风中摇摆着小小的身子
夜的宁静　被头顶的月光
稀释成乳白色的梦境
我把少年的心事轻轻打开
在秋虫的歌声中暗自忧伤
祖母正坐在金灿灿的玉米堆里
她用一个下午的时光　褪去了
玉米黄褐色的包衣　把
一家人的汗水垛成一座金山
祖父沉默着　烟气
从嘴边袅袅升起　这样的情景
他们持续了一生　直到我离开多年
头顶上还沾着那年的月光
隐隐约约地照亮一生

剁 馅

吕丽霞

小说天地

母亲又开始剁馅了。“咚咚咚，哐哐哐”。他不用去看，也能想象到她的样子——一身穿了好几年的家居服，头发用橡皮筋扎起，碎发在半边脸上随着节奏扑闪着，左右手各提一把菜刀，一大一小，一轻一重，“咚咚咚，哐哐哐。咚咚，哐哐。咚咚，哐哐”。案板上的馅儿被剁碎，铺平，再分别从两个对角剁起，馅儿被分割成一个一个的小菱形方块。

他没有用卫生纸球去堵自己的耳朵。十多年了，他已经熟悉并适应母亲的剁馅节奏。初时高亢激昂，如一首音乐决绝地舍弃最初的过门，直奔高潮，接着转而趋于低缓，如大江大河，平静中偶有波澜，之后如山间小溪，叮叮淙淙，最后，碾成泥，连成片的饺子馅被两只刀一左一右由外向里合在一块搅起，刀面互刮一下，冲洗，收场。

不知从何时起，剁馅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常景。他只记得，从他十几岁起，家里就有吃不完的饺子馅，橱柜里、盆里的、一次性饭盒里的、冰箱里冻成冰坨的……大多数时候都是包饺子，母亲买一摞饺子皮，坐在餐桌旁，一手拿皮，一手放馅儿，两只手飞快地一捏，一只圆鼓鼓的饺子成形了。他偶尔走出房门倒水，经过餐厅时，看到母亲的侧影，半低着头，碎发扑到面前，嘴角微抿，拉出一条好看的弧——那是捏饺子使力的结果。他喜欢这时的母亲，沉静、温和。

母亲剁馅从来不挑内容，猪肉鸡肉皆可，白菜萝卜也行，甚至一把青菜、半个西蓝花、两三根苦瓜。这些年，他尝过很多种匪夷所思的饺子。比如西蓝花虾米饺、苦瓜茄子饺、泡菜辣椒饺子。当然，还有同馅儿的包子。

时间和频率上，也不是很固定。有时是晚上，有时是大中午，他只恍惚记得，有段时间，在公司里跑销售的父亲回家比较勤——当然，父母也没有告诉他，他是从烟灰缸里的烟灰或是门口鞋柜下拖鞋摆放的位置来判定的。往往父亲在他回家前就离开了，他走到楼道，只听到惊天动地，或细绵有力的剁馅声——“咚咚咚，哐哐哐”。他有时忐忑不安，有时漠然。母亲听到他的脚步声，会一如既往地抬起头来露出一个微笑，“回来了，吃饭。”说着，揭锅端出两盘菜，再盛上两碗米饭。

父亲后来很少回来，最初的那段日子，他隔三岔五地吃饺子，虽然他曾强烈反对，可母亲的主意半分也拗不过，她目光尖锐犀利，他便不再反抗了。青春期的他对母亲的要求充满了反抗，一句话，一个眼神，就抑制不住地爆发了。母亲从来不多说一句话，转过身默默离开。过一会儿，她就钻进厨房，打开冰箱一阵翻腾，然后，透过关着的厨房门，他就听到了剁馅声——“咚咚咚，哐哐哐”。

他有时在想，母亲那么在意他学习的一个人，在剁馅时却从来不怕影响他。于是，他假装到厨房倒水，观察母亲。母亲斜睨他一眼，淡淡地问一句：“喝水？”便再无二话。他倒完水，无趣地离开。

后来，上高中，考大学。收到录取通知书没多长时间，母亲就住进了医院，原来的一个小病，被她拖成了一台手术。术后十多天，母亲回到家中，远在邻省的外婆赶来照顾她。而他，将要离开家，踏进大学的大门。

闹钟定到六点半，要赶八点的高铁。揉着惺忪的眼睛出了卧室，悄悄推开母亲的房门，她细瘦的身子蜷曲在被子里，仿佛还在睡梦中。回转身收拾毕，便见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摆在餐桌上。外婆悄声悄气地给他说，上车的饺子下车的面，赶紧吃。他随口问：“外婆，给我妈留了没，我妈最爱吃饺子了！”

“你这孩子！”外婆嗔怪道，“你妈从小就不爱吃饺子，我给她熬了小米粥。”

那——他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最终，却什么都没说出口。



商洛山

（总第2945期）

刊头摄影　陈明玉

穿过秦岭的风

周孝飞

我与高铁的故事

爷爷这辈子，最怕两样东西，一是秦岭的雨，二是出山的路。

我从小到大，最熟悉的画面，就是阴雨天里，爷爷站在院门口，望着雾气沉沉的大山发呆。山太大、太沉，压在一代代山里人的心上，压了一辈子。

爷爷年轻的时候，山里没有路。

那时，山里人要想出山，就得翻山越岭、过水涧的泥泞小道是唯一的出路。爷爷年轻时外出谋生，一年只回来一次。每次，离家时天还未亮，他的背影消失在黑压压的山影中。奶奶站在门口望着，一整天都不肯走开，生怕山路滑、河水涨、落石堵路，怕这一次出去之后就回不来了。

山路，是老一辈商洛人最深的委屈。

我小时候，村里有了班车，但是那条盘山公路仍然是记忆深处的痛苦。我要凌晨四点就起床，摸黑走山路赶车，车子在群山之间一圈又一圈地晃动着，风带着尘土从窗户吹进来，百余里路要颠簸五六个小时。

那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我的家乡这么美，却离外面这么远？

因为路远，山里的核桃、板栗、天麻再好，也卖不出好价钱。乡亲们守着青山，却留不住希望。因为路远，村里的老人得了急病，常常耽误最佳救治时间。因为路远，多少在外的游子，把思念藏在心底，把团圆留给春节。

爷爷一辈子没去过西安。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他经不起长途颠簸，怕连累儿女，他总是说山里好，哪儿也不去。但我知道，每次有人提到西安城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总会露出一种渴望的光。他这一生，被秦岭困得太久了。

慢慢地，山里变了。备受关注的高铁建设项目终于开始实施并且顺利进行。那几年，我常常一个人走到高铁施工地旁，看着巨大的桥梁横跨河谷，坚硬的山体被一点点打通，心里忽然酸楚起来，祖辈们走了一辈子的险路、难路、苦路，终于要被新时代的铁轨所替代了。

今年夏天，西十高铁通车了。

通车后，我执意要带爷爷坐一次高铁。爷爷特意穿上干净的衣服，双手不停地搓着衣服的下摆，脸上是不安和疑惑的表情。

进站、检票、落座。当列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爷爷忽然坐直了身子，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列车钻进隧道，一瞬而过。没有颠簸，没有尘土，没有弯弯绕绕的盘山险道。二十多分钟，商洛到西安。

太快了，快得让人热泪盈眶。

爷爷沉默了一路。直到列车稳稳停靠在西安东站，他才缓缓开口，声音轻轻地，带着一点颤抖：“以前，我走一天的路。现在，一杯茶的工夫……就到了。”

那一刻，我鼻头一酸，眼泪差点落下来。我忽然明白，高铁跑的不仅是速度，也是爷爷一辈子的遗憾，是山里几代人的艰辛，是秦岭千百年的封闭与落后。

从前，秦岭是阻隔，隔着远方，隔着团圆和希望。现在，秦岭是风景。铁轨穿山而过，清风穿谷而来。山不再遥远，城不再陌生，游子不再漂泊，乡愁不再漫长。

回来的路上，夕阳温柔地照在爷爷的白发上。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青山，轻轻说了一句：“山里人，终于走出大山了。”

是啊。我们终于走出大山了。走出了泥泞古道，走出了盘山险途，走出了世世代代的行路难。

穿过秦岭的高铁，载着风，载着光，载着山里人的期盼，也载着一个时代的希望。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远，乡愁，也有了温柔的答案。

黄栌春秋

陆金凤

说起香山红叶，大多数人脑海里都是漫山似霞的秋叶，鲜红而热烈。很少有人留意，撑起这片盛景的不只是枫树，更多是安静生长的黄栌。北方山野随处能见到它的身影，平平无奇，却总能在特定时节带给人们惊喜。

黄栌是漆树科落叶灌木，叶片呈倒卵形，十分耐旱，适应能力很强，沟壑岩隙间，总能看见它不算粗壮的枝干。秦岭山峦中，它的根紧紧攀住岩石，山谷坡地，它自在扎根生长。它不需要肥沃的土地，也无意吸引路人的目光。寒风来袭仍尽情舒展，一年又一年枯荣交替，静静守着山野，成为一道朴素的风景。

初夏时节，繁花慢慢沉寂。万紫千红落幕之后，到处是葱茏的绿海。一片翠绿之间，黄栌悄然伸展，给沉静的山林添上一缕缥缈的气息。

初夏的黄栌空灵幽远，和百花艳丽截然不同。它的小花细碎不起眼，浅白泛黄，有时为黄绿色，隐在枝叶间，很容易被人忽略。花期过后，那些无法结果的花梗不断延伸，层层舒展，蓬松轻柔的絮状物一团团缀满枝头。远远望去，一树云烟缭绕，似雾似霞，缠绕在青山绿树之间。有风掠过，淡粉或淡紫色絮影轻轻摇晃，如梦似幻，“烟树”这个别称，便是由此而来。它不和百花争艳，不与群木争先，只用一身朦胧烟絮，柔化燥热的风，安抚山野的喧嚣，成为山林里难得的美景。

黄栌的用处，山里老一辈最为清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物资匮乏，家里日常使用的筐篮，大多是用黄栌枝条编织而成。哥哥比弟妹年长不少，总是想着分担家里的重担。每到夏初，枝条尚且柔韧，他便带着我们上山，割来长长的枝条，教大家编筐。先打牢筐底，再一圈一圈向上编织筐身，不出两顿饭的工夫，一只结实的土筐就能成型。劳作的时候，他常常和我们聊起黄栌的诸多用途。我们姊妹编筐时手掌免不了磨出水泡，但有兄长陪着一同忙活，倒也不觉得十分辛苦。

后来学习植物学课程，对黄栌有了更为系统的了解。它真是山野的馈赠，物资紧张的年月，是山村人家重要的生计来源；叶片含有的花青素，可以提取天然食用色素，叶子能煎水外洗缓解红肿热痛，又能捣烂外敷促进创面愈合。如今，它能够美化环境、净化空气，广泛栽种在厂区、城市公园之中，持续发挥着新的作用。

等到寒霜降临，黄栌便褪去一身绿衣，迎来一生中最绚烂的时刻。每次望见遍山红叶，总会情不自禁想起兄长。父亲走得早，兄长于我们而言，亦兄亦父。家里兄弟姐妹遇上难处，他从来不会推托，尽力伸手帮扶。遗憾的是，他早早被病魔带走，但踏实热忱、乐于助人的品性，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们。他就如同山间的黄栌，以赤诚和温热，长久照亮一家人的岁月。

一叶见春秋。秋来，原本青绿的叶片，渐渐晕出浅黄，慢慢染上绯红，最终沉淀为厚重的丹红，色彩循序渐进，层层铺展。一树树黄栌如霞似锦，化作奔涌的红色浪涛，宛如无数火苗在群山间跃动。它以浓烈的色彩辞别秋日，毫无保留地释放生机，完成一场坦荡而热烈的盛放。黄栌的一生充满反差，也像是一场漫长的修行：初夏化作林间轻柔云烟，隐于万绿，与世无争；深秋化作山野灼灼火焰，尽情绵延，装点沉寂的山河。

柔和与炽热，内敛与奔放，两种气质共生在同一棵树上。这便是黄栌动人之处：寻常草木之中自有诗意，静默生长之下蕴藏力量。四季更迭，它静静伫立山野，尽显草木风骨，也承载着人与故土之间温暖绵长的回忆——朴素而美丽，却足够激荡人心。

诗 潮